



田状元相亲

江苏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 乔迁之喜(淮剧)董 辉、栾正弟(1)
- 掌锤(评书)姜 威(26)
- 田状元相亲(淮海戏)倪尔彦、杨鹤高(36)
- 尖刀班巧挖“地老鼠”(山东快书)马中原(57)
- 烧夜餐(唱词)徐文初(67)
- 亲人与罪犯(锡剧)查 臻(73)
- 一定会成功(小演唱)顾金荣(96)
- 无声的一课(快板书)张 凡(110)
- 扎红灯(女声表演唱)施泽宏(113)
- 雪满天(独幕话剧)海 翔、黑 子(117)
- 礼物该给谁(小演唱)亚 梅(137)
- 选队长(女声表演唱)苏永进词曲(156)
- 常州的小笼馒头有名气(男声表演唱)
.....陈嘉敏词、诸焕新曲(169)
- 一切献给四个现代化(歌曲)
.....卢兆洛词、孔兰生曲(174)
- 八大嫂上工地(女声表演唱)范成章词、启 鸣曲(177)

乔迁之喜

(淮剧)

董 辉 梁正弟

时 间 一九七九年。

地 点 某工厂。

人 物 季又春——男，五十多岁。

张桂兰——女，五十多岁，又春妻。

李小芹——女，二十多岁。

冯德元——男，四十多岁，工厂行政科长。

〔幕开，可见陈设简朴的家庭，室内显得拥挤。对门可见厨房一角。门前有一座楼房，相比之下，季又春住的这间房屋和小厨房显得矮小蹩脚。

〔张桂兰从内屋上。

张桂兰 (唱)冬去春来花如海，

长征新歌滚滚来。

老头子右派改正心欢快，

整天里书写论文把头埋。

我儿快把媳妇带，

新房由我作安排。

零碎东西没处摆，

桂兰我在平房之中搭楼台。

〔冯德元上。〕

冯德元 (唱)听说要添个新厂长，
冯德元暗自拿主张。
长字号与普通职工不一样，
生活上安排要周详。
我把季家门来上，
自有妙计在锦囊。

老季在家吗？

张桂兰 噢，冯科长。他在小厨房里。老季，冯科长找你。

〔季又春从小厨房上。〕

季又春 噢，冯科长请坐。

冯德元 老季，今天休息啦！

季又春 嗯，休息。

张桂兰 出版社约他写新书，省科委要他写论文，整天的写呀画呀……

季又春 桂兰你……

冯德元 党给你政治上改了错，你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这种表现就很好嘛！

张桂兰 冯科长，不是我表扬我家老头子，他一直就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马上要出版的这本书，就是他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写成的哩。

季又春 (对桂兰)你收拾东西去。

张桂兰 好。(下)

冯德元 你家今天大扫除呀？

季又春 不，因为大孩子“五·一”结婚，需房间用，把一些暂

时用不到的东西放到搁楼上去。

冯德元 唔，你家住的这间房子是太挤了！

季又春 还可以。冯科长，找我有事吗？

冯德元 就是为你家的房子而来——

（唱）你家里人多房子小，
我心里总是觉得刺搔搔。

季又春 （唱）不算小，就蛮好，
请莫为我把心操。

冯德元 （唱）搞写作房子大小不计较，
要偏僻安静是头一条。

季又春 （唱）小厨房就刮刮叫，
一块芦笆把墙腰，
里面是铺外面是灶，
老夫妻住在里面自在逍遥。

〔张桂兰暗上。

冯德元 （唱）现在房子找到了，
要比这间大又高，
安静舒适环境好，
决定给你调一调。

季又春 （唱）衷心感谢厂领导，
我家住房不用调。

冯德元 你家房子太挤了，现在有条件，应当解决你们困难户嘛。

张桂兰 冯科长，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冯德元 当然是真话。

张桂兰 这下我们的困难解决了！

季又春 怎么？

张桂兰 调。

季又春 不调。工人同志的宿舍比我们还挤，有的同志至今还睡的双人床哩！

张桂兰 你也不比工人好多少。大屋要让给儿子结婚，我们搬进厨房，进出把头碰，睡觉把腰躬。

季又春 没关系，应该先解决工人同志的困难。

张桂兰 我们住房的困难也应当解决。

季又春 你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困难。

张桂兰 这又不是我硬要的，是领导上分配的。

冯德元 对，是领导上分配的，调吧。

季又春 不调。

张桂兰 调。

季又春 不调。

张桂兰 冯科长，他不调我调。

季又春 不调。

张桂兰 冯科长，这回我做主，一定调。（进屋内）

冯德元 好，我坚决支持你。

〔李小芹内喊：“季师傅！”边喊边上。〕

李小芹 季师傅，你那本书的清样看好吗？

季又春 我正在看。小芹同志，请坐。

李小芹 冯科长，你把我找得好苦啊！

冯德元 （不耐烦地）李小芹同志，你别老是钉住我好不好？你的房子暂时没办法解决。

李小芹 没办法，我的科长大人！

（唱）为房子就差腿跑断，

好话说了几大箩。
月复一月都搪过，
我月月盼得脖子酸。
何时解决说明白，
莫因为我们忍让多。

冯德元 (唱) 如有办法早解决，
我也不愿拿你拖。
小芹同志莫动怒，
你的事我保证放心窝。

李小芹 这话我听够了，你真是“搪科长”！

冯德元 什么？

季又春 搪科长？

李小芹 群众反映的嘛，厂长书记要房子，你就忙；一般干部要房子，你就搪；工人群众要房子，你就黄。哪一天我当上厂长就好了。

冯德元 小芹同志，你说我是这样的人吗？

李小芹 反正人家说你是“量人兑汤”。别的不说，烧大炉的杨师傅四代同房，求你三年了，可你……

冯德元 我……我一视同仁。老季的右派问题刚刚纠正，工作还未分配，他是个群众，我不是主动给他调房子吗？你李小芹同志是个干部，工作能干，领导信任，我并没有拍你的马山。你说我为谁忙呀？对谁搪呀？

季又春 冯科长，我建议将那准备调给我们的房子，先给小芹同志她们安排。

李小芹 (推让地) 那不行。

冯德元 各归各帐。小芹同志，我这行政科长，象个恶水缸。

不好当呀！我满心想给你们解决问题，没办法呀！
你先有事去吧，一有办法就给你解决。

李小芹 冯科长，要是我当了厂长，你的办法自然就有了。

冯德元 噢？那就看你的了！

李小芹 （欲下又回）季师傅，出版社来电话说，请把你写的那本书的清样抓紧看完，出版社等着付印哩。

季又春 好，好，我正在抓紧看。

〔李小芹下。张桂兰暗上。

冯德元 （对李的背影）哼！老季，就这样吧，你家一定搬。

季又春 谢谢，不搬。

张桂兰 冯科长，让我们搬到什么地方？

冯德元 搬嘛……就搬在城东郊小农场过去一点点。

张桂兰 啊，东郊小农场那边过去一点点？我的妈呀，要我从西郊搬到东郊，来回十几里路，一家人上班怎么跑呀！冯科长，你对我家这样关心，我们可真吃不消啊！

冯德元 老张！

（唱）那里是个好环境，

阳光充足空气清新。

住在郊区可僻静，

老季写作很安宁。

上班来回观乡景，

沿途脚踏林荫，

多跑路锻炼身体少疾病，

强筋骨持之以恒能高龄。

张桂兰 （唱）冯科长真是好心境，

对我家健康太关心，
让我们锻炼身体延长寿命，
好心人实在使我感激涕零！
让我家搬上月球更高兴，
僻静安宁岂不更舒心！

季又春 （制止地）桂兰！

冯德元 老张！

张桂兰 冯科长！

（唱）怎奈是老季患有关节病，
不能骑车靠步行，
儿子婚期已临近，
还望科长体谅下情。

冯德元 老张！

（唱）你有困难我同情，
叫你们搬家我也不忍心，
无奈何领导已经作决定，
我们不能不执行。
老季呀，
你一向很有组织纪律性，
要慎重考虑把党的恩情记在心！

老季，生活条件是讲究不尽的，不能忘本哪！

张桂兰
季又春

忘本！？

冯德元 伟大的党，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你们带来的幸福够多的啦！吃的是大米，住的是瓦房，身上没有一件补丁衣服，住房远一点，多跑点路，就吃不消啦？老

同志，苦出身，要反修防修啊！老季，你说呢？

张桂兰 他早就说过了，不搬。

季又春 搬。

张桂兰 啊？！不搬不搬。

季又春 还是搬！

张桂兰 坚决不搬！

冯德元 嘻嘻，你们家里到底是哪个说了算数？

季又春 我家老张一向信得过我，我说了算数，搬！

冯德元 好。

张桂兰 你……

冯德元 老季，要求今天就搬。

季又春 今天？

张桂兰 我儿子“五·一”结婚，今天是四月二十八，你还讲不讲点道理？

冯德元 （不理张桂兰）老季，我听你的，一言为定。我就去通知厂里的汽车马上来给你搬家。（下）

季又春 ……

张桂兰 （搬凳生气坐当门）看谁敢搬我这个家！

季又春 （风趣地）嘻嘻，我的老张不表态，谁敢搬？你说对不对？

张桂兰 （背转身子不理）……

季又春 哎，态度蛮严肃嘛……有话不说胀人，有气不出闷人，有口不张急人呐！

张桂兰 要搬你搬，我不搬！

季又春 你呀，你就老要和我分离，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哩！

张桂兰 你！……

季又春 桂兰！

(唱)说话不能太任性，
我把意见说你听。

张桂兰 (唱)你就怕树叶掉下砸头顶，
好象吓断了吊腿筋。

季又春 (唱)我们家政治上抬头多高兴，
党的恩情要铭记心。
恨自己贡献少内疚不尽，
改正后更当有自知之明。

张桂兰 (唱)论贡献你也没有少出劲，
论改正我万声高呼党英明。
党中央为我们把路引，
你为何还是胆战又心惊？

季又春 (唱)生活上有些困难啥要紧。

张桂兰 (唱)我痛恨明眼欺人理不平。

季又春 (唱)应当为生产工作多出劲，
个人享受莫顶真！

张桂兰 “个人享受”？我是个人享受？……

(唱)几十个春秋同携手，
十年倒有九年愁。
自你被错划右派后，
我成年累月低着头。
搬进那房子小又漏，
桂兰我好似寒蝉锁了喉。
“四人帮”被粉碎后，
才住进这间房子抬起头。

眼目下儿子无房结婚你眉不皱，
我想方设法搭搁楼。
老夫妻搬进厨房安身我也没讲究，
并未曾去找领导提要求。
冯德元欺你老实人忠厚，
偏拿瘪芝麻硬榨油。
你不能俯身让人骑着走，
理直气壮为何再低头！

季又春 老张，向前看吧！

(唱)自从“四人帮”粉碎后，

万曲欢歌唱五洲。
多少回你在梦中笑开口，
常对我促膝言欢喜泪流。
你常说感谢党的恩情厚，
党中央让我们挺身抬了头。
你表示今世赤诚跟党走，
为人民勤奋工作无他求。
我们当革命精神重抖擞，
哪值得失去欢颜把嘴斗！
想过去，我们生活中不知经历多少苦，灾难多
深重，伤心的罪真受够，
看今天，我们全国人民奋战四化，力争上游，喜
看前景百花稠。
到日后国富民强人民生活皆不丑，
我挽你笑咪咪地一步一步登高楼。
眼前困难纵然有，

要为国家多分忧。

组织观念记心头，

革命本色永莫丢。

张桂兰 组织观念我懂，可冯德元他欺人太甚。这间房子让给儿子结婚，我们搬到那小厨房里，已经够受的了！

季又春 （受启发）小厨房……哎，桂兰，你不是说搬到东郊路远不方便吗？叫孩子们暂时也搬到小厨房里住吧？

张桂兰 什么？

季又春 我们一家暂时都搬到小厨房里去。

张桂兰 儿子结婚也在小厨房？

季又春 嗯。小厨房不是有个芦笆当腰墙的吗，我们的床搬到芦笆外边来，里边腾出来给儿子媳妇结婚。

张桂兰 亏你说得出口的！就这一个儿子，你被错划右派连累他对象都找不到，今年三十二岁了，办这一件终身大事，你叫他到小厨房去结婚，你忍心，我……我可不忍心！……

季又春 （克制地）桂兰，小厨房好啊！

张桂兰 ……

季又春 儿子在小厨房结婚，冬天暖和哩！

张桂兰 到了夏天怎么办？弄成这种窝囊相，儿子是不会同意的！

季又春 没关系，我负责！

张桂兰 媳妇的工作做不通！

季又春 没关系，我去……嗯，媳妇的工作要请你去做。

张桂兰 你是个进步的公公，还是你去灵光。

季又春 不行不行，这……那就把这任务交给儿子。

张桂兰 不行，都挤到小厨房里，多不方便，多窝囊！

季又春 主要的是一家人上班就近，不影响工作。

张桂兰 我不管了，要搬你搬！

季又春 好，我搬！

〔张桂兰气坐不动。

〔季又春从屋内搬出东西送进小厨房，接着又搬了一件很重的东西，故作搬不动状，张桂兰看着不忍心，只好去帮助搬。

冯德元 (上)老季！

季又春 (从小厨房出)哎，冯科长，我们正在搬家。

冯德元 好，到底是个老革命哪，组织观念强啊！

季又春 服从组织，心里踏实。

冯德元 对嘛，我就晓得，你是一说就通，一通就办。噢，汽车来了，我帮你搬家。

季又春 用不着了，我一家人就在这小厨房里挤挤算了。

冯德元 啊？！你搞的什么名堂？这破房子和小厨房马上统统都要拆掉的！

季又春 拆掉？

〔张桂兰走出。

冯德元 (唱)索性对你话说穿，

新厂长上任有消息传。

我安排他就在那楼上住，

门前的开阔之地要拓宽。

这破屋拆建已定断，

留着这小小厨房不雅观。

为新厂长新砌厨房有打算，

美化环境要地盘。
中间铺平一条路，
小汽车直达楼前多方便。

张桂兰 你……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告诉你，我坚决不搬！

冯德元 不搬？今天一定要搬！

张桂兰 不搬，一定不搬！

冯德元 不搬就不行！

张桂兰 你……

季又春 （拦张桂兰，唱）

冯德元市侩恶习令人愤怒，
我又春只觉心头阵阵酸。……

冯德元同志！

新厂长怎会让你这样做？
怎让你为他想得那么多？
你可知群众议论长和短？
谁对你讨厌谁对你喜欢？

冯德元 （唱）你手里没有我的生死簿，
不喜欢又能奈我何？

张桂兰 （唱）气得我眼飞金星脸冒火，
你真会抬着轿子爬高坡！

冯德元 （唱）难得我抬起轿子有人坐，
可笑你看着轿子没奈何！

季又春 （唱）做工作不能单跟领导转，
当警惕变成那脱离群众的丑态奴。

冯德元 （旁唱）我不跟某些领导转，
那捞到科长这个官？

我的季又春同志！

(唱)只怪你无能把官做，

你头上有个长字我也把你马屁拍。

可叹你有树无花难结果，

纵有文才臭又酸。

你那套封资修的腐烂货，

在我面前值几何？

你好比遭雨的稻草难着火，

拨来拨去闷烟多。

你想跳高腿子短，

阴沟里莫想泛清波。

劝你只好委屈着过，

叹叹闷气敲闷锣。

季又春 你……

张桂兰 (唱)我去找领导把理说，

偏要撑你这个顶风船！

〔张桂兰欲冲出，冯德元拦住。

冯德元 站住！你想闹事？四个坚持你学了没有？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组织纪律？

张桂兰 你该不该关心群众？你还讲不讲民主？

冯德元 你要民主，我要的是集中。你要关心群众，我要的是尊敬领导。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张桂兰 我同你找高书记去！

季又春 (对冯)你说，是那个领导决定的？我去找他。

张桂兰 对，同他见见天。

冯德元 我是行政科长，我就有权决定。

季又春 冯德元同志，革命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个厂长让你这样安排，岂不成了人民的老爷？

冯德元 放毒！你又放毒！你右派改正才几天，倒又翘起尾巴来了。革命干部是人民的代表，党的财富，你竟敢诬蔑为“公仆”，“老爷”！（拿出本子、钢笔记录）你说的，你要记住！

季又春 你都记下，一个厂长如果不顾群众的死活，他迟早总要完蛋的。

冯德元 什么？完蛋！你要领导完蛋？好哇！怪不得你过去成了右派，现在又攻击领导了！

张桂兰 你还给他把帽子戴上吧！

冯德元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你们攻击革命干部，这充分说明你们继承了“四人帮”的衣钵！

季又春 你这顶帽子倒很象是“四人帮”的货色。

张桂兰 冯德元！你欺人太甚，我要告你！

冯德元 告我？哈哈，告到哪里去呀？

张桂兰 告到厂党委去！

冯德元 好嘛。你告到地委去，告到省委去，有胆量连新厂长一起告！

张桂兰 新厂长？打倒“四人帮”之后，如果提上来的干部还是欺侮老百姓，那打倒“四人帮”有什么用？

季又春 （对张）别和他多说。这个家暂时不搬，等新厂长来了再说。

张桂兰 老季呀，到现在才听到你说出这句硬铮话。

冯德元 季又春！历史的教训你可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